

钟批本《水浒传》的刊行 年代和版本问题

——《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

刘世德

钟批本《水浒传》，全称为《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它刊行于什么年代？

现存三种钟批本，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版本？

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两个问题。

一 钟批本的刊行年代

钟批本《水浒传》书上没有标明刊印的年代。

前辈学者们对钟批本的刊行年代问题，曾发表过他们的见解。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定为“明季刊本”^①。他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进一步指出，“书刻当在天启乙丑丁卯间”^②。乙丑为天启五年（1625），丁卯则是天启七年（1627）。郑振铎先生的《水浒全传序》以为是“明末四知馆刻本”^③。严敦易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变》中基本上沿袭了孙楷第、郑振铎二位先生的意见^④。

惜乎他们所谈过于简略，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证。在我看来，他们的见解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看法需要略加修正和补充论证。

我认为，钟批本《水浒传》刊行于天启四年至五年（1624—

1625) 之间。

为什么这样推断呢？这有署名“楚景陵伯敬钟惺”的序文为证。序文同样没有标明撰写的年月，但在末段说：

噫，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

这里有四点，可供我们展开讨论：

- (1) “哈赤”何许人？
- (2) “猖獗辽东”何意？
- (3) “辽蜀妖氛”何所指？
- (4) 序文是否钟惺所作？

若对这四点进行钩稽，就不难获得钟批本《水浒传》刊行年代的线索。

“哈赤”，即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的父亲。他的先世曾受明室册封，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他在万历十一年至十六年（1583—1588）统一了建州各部。后又合并海西各部和东海诸部，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即汗位，国号金。他的势力和疆域都在逐渐扩大。四十六年四月，克抚顺。七月，克清河堡。四十七年六月，克开原。天启元年三月，取沈阳、辽阳。二年正月，取西平堡。五年正月，取旅顺。六年（1626）正月，攻宁远，为袁崇焕所败，受伤而死。清朝建立后，他被追尊为太祖。

这篇序文内有“哈赤”之称，直呼其名。这种作法以及上下文的语气，都不可能出现在清代臣民的笔下。在清代，如果敢于使公开的出版物中出现“违碍”的明文，那岂非意味着对当朝皇帝的父祖的恶毒攻击，恐怕逃不脱杀头的罪名。换言之，这证明了钟批本为明刊本，否定了它是清刊本的可能。

“猖獗辽东”云云，其时必在努尔哈赤势力强盛的阶段。否则，就失去了特指的意义。因此，写下这几句话的时间，当在天

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兵败和伤重而死之前。

“辽蜀妖氛”云云，“辽”或“辽东”当然是指努尔哈赤。问题在于“蜀”。而“辽”、“蜀”并举，说明它们所指的对象大致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在天启年间，恰恰在四川、贵州一带，发生了土司奢崇明、安邦彦等拥兵反抗明代统治者的事件。奢崇明乃永宁宣抚使，安邦彦为水西宣慰使安位的叔父。奢、安世为婚姻，两家关系密切，相互倚为声援。他们起事于蜀，蔓延于黔，前后绵联八年之久。《明史》卷三一一指出，“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可知序文所说“辽蜀妖氛”的“蜀”即指奢、安之事。

试将奢、安事件的始末列一时间表如下：

天启元年：下诏征川兵援辽。奢崇明请行，至重庆，久驻不发。九月，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遂反，杀徐可求等，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十月，围成都。建国号大梁，设丞相等官。秦良玉起兵讨奢崇明，诸援军渐集成都。双方相持百日。

天启二年：二月，安邦彦起事响应奢崇明，陷毕节，破安顺、平坝、霁益、龙里，围贵阳，自称罗甸王。三月，成都围解，奢崇明败走，官军收复江安、新都、遵义诸郡邑。五月，秦良玉等收复重庆。七月，奢崇明再陷遵义。十月，犯云南，为官军击败。十二月，巡抚王三善两路进兵，夺龙里，解贵阳围。

天启三年：正月，贵州官军败于陆广河。四月，击败安邦彦。五月，四川官军及秦良玉大破奢崇明。七月，奢崇明投水西，与安邦彦合。闰十月，王三善进剿水西，屡胜。

天启四年：正月，王三善旋师遇伏，诸官将皆死。十一月，贵州官军于普定获胜，进至织金，又胜。

天启五年：正月，官军自织金旋师，遇袭，兵溃。三

月，朱燮元移镇遵义。

天启六年：三月，安邦彦犯贵州，总理军务鲁钦战死。六月，朱燮元以丁忧去。九月，参将杨明辉赍敕招抚，为安邦彦所杀。

崇祯元年：六月，朱燮元率川广云贵兵击安邦彦。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称四裔大长老，部众悉号元帅，趋永宁。朱燮元佯败，诱敌深入。

崇祯二年：八月，朱燮元攻水西，安邦彦、奢崇明败死，余众降。

奢崇明、安邦彦事件经历了起、盛、衰、亡的诸阶段。到天启六年为止，他们和官军之间，势力互有消长，战事互有胜负。崇祯元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朱燮元被明廷重新起用，他发动和指挥了大战役，决定了奢、安覆灭的命运。

因此，由这一点来判断，序文当撰写于天启六年之前，其时，“妖氛”还有待于“扫清”，朱燮元那样的统帅也还没有施展身手的机会，和序文所反映的形势基本上一致。

序文不见于钟惺的文集，当非钟惺所作。钟惺在诗文创作上开创了重要的流派“竟陵派”。他还是明末著名的选家和批评家。他和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唐诗归》曾风靡一时，倍受当时读者的欢迎。天启、崇祯间，不少的小说、戏曲书籍都托名为他的演说或评点。而竞相刊印此类书籍，更成为流行的风尚。钟批本《水浒传》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从一般的情理来推测，托名钟惺之事应发生在钟惺的身后。考钟惺卒于天启四年（1624）。则这篇序文当作于天启四年之后。

根据上述几种理由，可以断定，这篇序文约写于天启四年至五年（1624—1625）之间。而这也正是钟批本《水浒传》刊行的年代。

二 钟批本的版本问题

钟批本《水浒传》现存刊本，至少有下列三种：

(1) 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藏本。

(2)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

(3) 日本神山闰次氏藏本。

均著录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⑤。前一种可简称为巴黎藏本。后两种不妨统称为日本藏本。

关于巴黎藏本的情况，郑振铎先生、刘修业先生和曦钟同志等曾作过报导。郑振铎先生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介绍了这部书^⑥。刘修业先生曾把巴黎藏本的全文校录在李玄伯排印本《忠义水浒传》上^⑦。后来，会校本《水浒全传》所使用的钟批本就是刘修业先生的校录本^⑧。但是，据《水浒全传》的校勘记说：“刘修业先生传校巴黎图书馆藏四知馆梓行钟伯敬先生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本，（底本用李玄伯排印百回水浒，惜对校过于简略。又由于四知馆本源出容与堂本，因而本校勘记用四知馆本时亦少。）惜未记出各回格式，无从引证。又四知馆本原首有钟惺序，次有回目及《水浒传人品评》，传校本都未逐录，今亦从缺。”^⑨可知《水浒全传》在校勘时很少引用巴黎藏本。因此，读者无法了解巴黎藏本的全貌，也不可能通过这个会校本使巴黎藏本得到还原。这给《水浒传》版本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后来，曦钟同志介绍了巴黎藏本的序文、《水浒传人品评》的全文和回末总评的一部分文字^⑩，缺陷方始稍微有所弥补。

孙楷第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在日本东京见到了神山闰次藏本。他没有见到京都大学藏本。不过，从他记载的关于神山闰次藏本的版刻情况来看，京都大学藏本和神山闰次藏本并无歧异之处，可视为同一版本。然而他也没有见到巴黎藏本。因此，关于日本

藏本和巴黎藏本的异同，他谨慎地未置一辞。

由此可见，有的学者见到了巴黎藏本，却没有见到日本藏本；有的学者见到了日本藏本，却没有见到巴黎藏本。当然，有的学者则连巴黎藏本和日本藏本都没有见到。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见到巴黎藏本而没有见到日本藏本的学者，如郑振铎先生、刘修业先生，在介绍巴黎藏本的时候，未曾提及日本藏本；见到日本藏本而没有见到巴黎藏本的学者，如孙楷第先生，在介绍日本藏本的时候，未曾提及巴黎藏本。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是否属于同一版本，在一个时期内遂成为猜不透的谜。

刘修业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先后都把巴黎藏本称为“四知馆刻本”；而孙楷第先生在介绍日本藏本时，没有谈到过“四知馆”。相反的，孙楷第先生指出，日本藏本“卷二十二题‘积庆堂藏板’”；而刘修业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在介绍巴黎藏本的时候，却又没有谈到过“积庆堂”。这似乎给予人们一个印象：巴黎藏本和日本藏本，尽管同有钟伯敬的批语，却是两个不同的刊本。无怪曦钟同志得出结论说：孙楷第先生著录的日本藏本“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并非同一板本”^①。

问题在于，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

我想，恐怕只有同时目验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并直接比勘它们的异同，才能求得唯一正确的答案。

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在日本见到了京都大学藏本。一九八五年二月，我在巴黎见到了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本。返国后，我又仔细阅读这两部刊本的缩微胶卷，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就从具体的考察入手，探讨钟批本的版本问题。

三 “积庆堂”和“四知馆”

孙楷第先生曾指出，神山闰次藏本“卷二十二题‘积庆堂藏板’”。我所见到的京都大学藏本也恰恰有此五字。可知两书当

为同一刊本。

经查，这五个字系保留于卷二十二第三叶版心下端。细检全书，可以发现，这五个字，只见于卷二十二，不见于他卷；而在卷二十二，又仅见于此叶，不见于他叶。这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标识。

无独有偶。在巴黎藏本上，和日本藏本完全一样，也保留着这五个字，同样的卷叶，同样的地位，同样的款式，同样的情况。不知为什么，这五个字竟躲过了郑振铎先生、刘修业先生和曦钟同志等人的注意？

因此，这个特殊的标识，不仅使我们得以判断，神山闰次藏本和京都大学藏本为同一刊本，而且还让我们知道了，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也是同一刊本。

说“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也是同一刊本”，这话还须加以补充和解释。因为，这样说，并不能祛除人们的疑惑；有的学者明明一再指称巴黎藏本为“四知馆刻本”，难道日本藏本也是“四知馆刻本”吗？

我细检京都大学藏本，从头至尾，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四知馆刻本”的标识。所以，日本藏本本身并没有提供出它是“四知馆刊本”的任何直接的必要的证据。

那么，巴黎藏本呢？

原来巴黎藏本首有扉页，中刊两行大字：“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左下端有一行小字：“四知馆梓行”。——这便是有些学者称之为“四知馆刻本”的由来。在全书他处，同样的标识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谓“四知”，是指天知、神知（或地知）、我知、你知，出自东汉杨震的故事^②。据此，可以揣知，四知馆刊本的书坊主人姓杨。

看来，巴黎藏本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全书俱为四知馆

梓行，仅个别补刊的叶张是积庆堂的旧版。（二）仅扉页（至多再加上个别的叶张）为四知馆所刊，其余均系利用积庆堂旧版重印。我主张后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呢？细察有“积庆堂藏板”字样的卷二十二第三叶，它的行款，都和其他卷、其他叶基本上相同，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六字；它的字体，也和全书保持着基本上的一致。这说明，它们应出于同一版刻，即积庆堂的旧版。

我推测，实际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四知馆主人买到（或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另一家书坊积庆堂的《水浒传》旧版，就更换了封面或扉页，加以重印。于是，积庆堂刊本就巧妙地变成了四知馆刊本。而在积庆堂旧版上，各卷每叶的版心下端，恐怕都会无例外地刻有“积庆堂藏板”五字。这在改头换面的过程中当然是非铲除不可的。由于一时的疏忽，没有铲除干净，卷二十二第三叶竟成漏网之鱼，从而露出了马脚。

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都仅仅在卷二十二第三叶版心下端保留着“积庆堂藏板”五字，这证明它们属于同一刊本。既然如此，能不能因为巴黎藏本扉页上有“四知馆梓行”五字，日本藏本上没有这张扉页和这五个字，就断定它们不是同一刊本呢？不能。

初看，日本藏本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也是四知馆刊本，但不知在何时和由于何种原因失去了那张有“四知馆梓行”字样的扉页。（二）不是四知馆刊本，而是积庆堂刊本，根本就没有过那张扉页。思索下来，后一种可能性不大，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试想，如果是积庆堂刊本，它为什么不在别处标明“积庆堂藏板”字样，而唯独在卷二十二第三叶这样做呢？为什么四知馆刊本恰恰也是这样，如出一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是把其他各卷各叶所刻的这五个字都铲除了，那积庆堂主人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此与自砍招牌何异，岂是书贾辈所愿为？这些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其实，在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两书中，叶张此有彼无的现象

还是存在的。例如，京都大学藏本第四回、第十九回、第三十回和第八十回的末叶，第八十二回的第四叶，均已脱失，而巴黎藏本相应的几叶则完整无损。有的书叶为什么会脱失呢？原因就在于它们大多处于一卷或一册之末。书首扉页的脱失，也可作如是观。所以，不能因为日本藏本脱失了扉页，就断定它不是四知馆刊本。

日本藏本，也和巴黎藏本一样，是四知馆刊本，即四知馆利用积庆堂旧版重印的刊本——这才是唯一合理的答案。

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在卷二十二第三叶版心下端都残存着“积庆堂藏板”五个字，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它们属于同一版本的第一项证据。

四 补刊的书叶

钟批本中，有个别的叶张，系出于后来的补刊（四知馆刊本），非原刻（积庆堂刊本）所有。在这一点上，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完全一模一样。这构成了它们属于同一版本的第二项证据。

全书这类情形不多。我仅仅发现三处，列举于下：

例一，第十八回，第一叶的前半叶。四知馆刊本的正文如^⑬：

却说何清去身边招文袋里摸出一个经摺儿来，指曰：
“这伙贼都在上面。不瞒哥哥说，小弟前日因赌钱输了，有个人引小弟去北门外十五里，地名安乐村，有个王家客店内赌钱。近来官司行下文书，着落各村，但是开客店，须要置立文簿，上面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宿歇，须要盘问，抄写上簿。官司查照，每月一次。那小二哥不识字，央我替他抄了半日。那日，是六月初三，有七个贩枣客来歇。我认得为头的客人，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我写着文簿，问他姓名。他便

道：‘我等姓李，濠州人，来贩枣去东京卖。’我虽写了，有些疑他。次日，他们去了。店小二邀我去村里赌钱。路口见一个汉子，挑一担桶子，我认不得他，店小二叫曰：‘白大郎，那里去？’那人应曰：‘有担醋，挑去村里卖。’小二哥对弟说：‘这人叫做白日鼠白胜。’后人听道，黄泥冈上一伙贩枣客人，将蒙汗药酒麻番了人，劫去生辰杠。我猜，莫不是晁保正？如今可捕白胜，便知端

这一段文字，共320字。而在容与堂刊本上，却为483字^④。两相比较，四知馆刊本少163字。仅占容与堂刊本字数的三分之二。我们知道，在总体上说，四知馆刊本属于繁本。为什么这里反而变成了简本？这半叶末行最后的文字为：“如今可捕白胜，便知端”。后半叶首行开头的文字则为：“的。这个经摺儿是我抄的副本。”两者衔接，还算紧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从版心的叶码可以看出，四知馆刊本有第一叶和第三叶，而缺少第二叶；第一叶实际上起了兼容第二叶的作用。也就是说，四知馆刊本第一叶的后半叶，即积庆堂刊本第二叶的后半叶；而四知馆刊本第一叶的前半叶，却相当于积庆堂刊本的第一叶前半叶、后半叶和第二叶前半叶。钟批本这半叶字数之所以少于容与堂刊本，其奥妙即在此。

四知馆刊本的这半叶显示了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它的字体与全书迥然有别。第二，它半叶十四行，每行三十二字；而全书其他各叶均为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六字^⑤。第三，回数、回目合占一行；而全书其他各回均为回数、回目各占一行。第四，“第十八回”误刊为“第十七回”。在在都向人们揭露了这半叶补刊的真相。

例二，第二十一回，第十三叶至第十四叶。四知馆刊本的正文如下：

婆惜道：“你说老娘和张三通情，谅罪不至死。原来你私

通打劫贼。这封书，老娘牢牢收着。你若要把此书还你，只依我三件事便罢。”宋江曰：“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婆惜曰：“要将原典我的文书还我，任从改嫁张三。第二件，与我首饰、用度，要立一纸文书，不许日后来取。第三件，要那晁盖送你一百两金子，快把来与我，我便饶你。天大的官司，便还招文袋。”宋江曰：“头二件事，只要手动，依你便是。那一百两金，我果不曾收他的。”婆惜曰：“常言：‘公人见财，如蝇见血。’他送金与你，岂有不受之理？你待瞒谁？”宋江曰：“你若不信，限我三日，将家私变卖一百两与你。你先还我招文袋。”婆惜曰：“招文袋还你，这封书留下三日。等你拿金子来，两相交付。”宋江曰：“果然不曾受他金子。”婆惜曰：“明日到公厅时，你也说‘不曾拿’？”宋江见说“公厅”两字，大怒，扯起婆惜被盖，见了盛带，用力一拽，把压衣刀拿在手里。那婆惜见了，连叫两声：“黑三郎杀人！”宋江按住婆惜，一刀斫断，头落枕下了。忙取招文袋内，得书，灯上烧了。那阎婆在楼下，听得女儿叫“杀人”，慌忙穿了衣服，走上楼来，尚未信。正欲抽

这里是，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共380字。而按全书其他各叶计算，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六字，应有1248字，少掉868字，约三分之二左右，不能不说是相当简约了。和例一一样，原因仍然是两叶并作一叶：在这叶之前，是第十二叶；在这叶之后，却是第十五叶。

第十二叶末行最后的文字为：“宋江道：‘我须不曾冤你作贼。’婆惜”。而这前半叶首行开头的文字则为：“婆惜道：‘你说老娘和张三通情……’”两者的衔接，不够自然流畅，而且还重复了“婆惜”二字。

后半叶末行最后的文字为：“慌忙穿了衣服，走上楼来，尚未

信，正欲抽”。写的是阎婆的心理和动作。而第十五叶首行开头的文字则为：“身。宋江道：‘你不信时，去房里看，我真个杀了。’”两者连接起来，令人感到奇怪：阎婆为何要“抽身”？宋江的话语因何而起？他如何知道阎婆“不信”？一查容与堂刊本，满腹疑团涣然冰释。原文却是这样的：

慌忙跳起来，穿了衣裳，奔上楼来，却好和宋江打个胸厮撞。阎婆问道：“你两口儿做甚么闹？”宋江道：“你女儿忒无礼，被我杀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话！便是押司生的眼凶，又酒性不好，专要杀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时，去房里看，我真个杀了。”

四知馆主人补刊此叶时，削足适履，移花接木，把“老身”改为“抽身”，以致造成了文理不通的语句和情节。

例三，第八十一回，第三叶至第四叶。和前两例相同，这里也是两叶并作一叶。前半叶十二行，每行三十二字。四知馆刊本正文如下：

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与看。监守门官曰：“既是开封府公人，放他入去。”燕青收下公文，与戴宗两个，迳奔开封府前，来客店安下。诗曰：

两挑行李奔东京，昼夜兼行不住程。

盘诘徒劳空费力，禁门安识伪批情？

次日，燕青扮作小闲模样，带了金珠，分付戴宗曰：“小弟今日去李师师家干事，倘有些掇撒，哥哥快自回去。”戴宗应允。燕青迳投李师师家，来到门首，揭起绣帘，行到里面，咳嗽一声。姬环一见，便传与李妈妈，出来看见燕青，吃了一惊，问曰：“你如何又来我家？”燕青拜罢，曰：“特来拜谒娘子，自有话说。”李妈妈曰：“前番多被你连负，有话便说。”燕青曰：“请娘子相见，方才说得。”李师师在屏风后听了，转将出来。别是一样风韵，但见：

容貌似海棠滋晓露，腰肢如杨柳袅春风。

浑疑阆苑琼姬，绝胜桂宫仙子。

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行到客位。燕青忙整衣冠，与李师师礼拜已毕，李师师曰：“前者惊得我安身无处作。当初瞒我，说是张闲，那两个是山东客人。却弄出后半叶仍是十二行，但每行字数不等。一至九行，二十三字；十至十一行，二十字；十二行，十九字。正文如下：

那大事来，不是我巧言奏过官家时，却不我满门遭祸了。未知前日来者是谁？你须实说与我。”燕青曰：“小弟说出，娘子休得惊怕。前番来，那黑矮为头坐的，正是宋江。第二位便是柴世宗嫡派玄孙柴进。其外的二人是戴宗、李逵。小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呼做浪子燕青。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尊颜，非图买笑求欢，实久闻娘子遭际圣天子，以此特来告诉衷曲，望将我等替天行道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不想惊吓娘子。今俺哥哥无可拜送，聊将微物奉敬，伏乞笑留。”燕青道罢，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那虔婆爱财之人，一见喜之不胜，忙教收拾起去，便请燕青进小阁儿内。坐定，安排酒馔，李师师亲自相陪。师师曰：“久闻义士大名，奈缘中间无有个好人，与你们

最后三行，每行字数越来越少，是因为要将最后“与你们”三字和下文第五叶首行“众位作成”四字连缀。但第二叶末行最后的文字为：“你颠倒只管盘问，梁山泊”。如按容与堂刊本，则下文应接：“人，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现在第三叶前半叶首行开头的文字却是：“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与看。”遂使上文“梁山泊”三字失去了着落。须知“向身边取出假公文”的，是燕青其人，而非“梁山泊”其地。四知馆主人补刊时的粗心大意、不认真，于此可见。

四知馆刊本把两叶合并为一叶（如例二、例三），或把一叶半合并为半叶（如例一），都是当时一些书商们所惯用的偷工减料的伎俩。

五 回首书名和批评者的署名

钟批本在每回第一叶第一行都刊题着此书的全名。但统观全书，发现书名的刊题并不完全整齐划一，而是互有出入，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这是全称。见于第七回至第十七回，第十九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五回至第三十四回，第四十回，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第五十六回至第六十六回，第七十一回，第七十三回至第七十八回，第八十二回，第九十五回，第九十九回，第一百回。共五十四回。

（二）“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

无“忠义”二字。见第一回至第三回，第五回，第六回，第十八回，第二十回至第二十二回，第二十四回，第三十五回至第三十九回，第四十一回，第五十一回至第五十五回，第六十七回至第七十回，第七十二回，第七十九回至第八十一回，第八十三回至第九十四回，第九十六回至第九十八回。共四十四回。

（三）“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

无“先生”二字。见于第四回，第四十二回。共两回。

此外，钟批本在有的回首刊有批评者的署名，乃“竟陵钟惺伯敬父批评”九字。有的回首则无此题款。

有题款者，为第一回，第八回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回至第三十四回，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第五十六回至第六十八回，第七十一回，第七十五回，第八十二回，第九十九回，第一百回。共四十六回。

无题款者，为其余的五十四回。

回首书名刊题的不同和批评者署名的有无，在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毫厘不爽，这构成了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版本的第三项证据和第四项证据。

六 回目和插图

第五项证据和第六项证据，表现在回目和插图上。

和《水浒传》的其他版本比较起来，钟批本的回目本身倒没有什么独异的地方。但其中有四回的回目，在刊刻时发生差错，脱漏了个别的字词。这却是特殊的现象。

例如，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汴京城杨志卖刀”，“落”下夺“草”字；第三十七回“没遮拦追赶及时，船火儿大闹浔阳江”，“及时”当作“及时雨”；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宋”下须添“江”字；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活捉史文恭”，“卢俊”乃“卢俊义”之误。“落草”和“及时雨”、“宋江”、“卢俊义”都是专门的词语或人名、绰号，脱漏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将破坏语词和文句的完整。何况回目的上下联要字数相对，脱漏一个字，就会失去平衡。可见“草”、“雨”、“江”和“义”四字的脱漏，不是出于故意的删节，而是无心造成的差错。

这种偶然的失误，倒成为一种用以检验版本异同的特殊的标识。持此逐一查阅日本京都大学藏本和巴黎藏本，两者完全一致，不差累黍。

钟批本卷首有插图三十九幅。每幅插图中，基本上都刻有小字标题。标题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不等。

关于插图的标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第二十九图、第三十九图无标题。第二，第三十六图和第三十七图相互颠倒放置。按照书中正文叙述的顺序，第三十七图“张顺夜伏金山寺”应在第三十六图“混江龙太湖小结义”之前。

除第一图和第三十九图外，其他三十七幅插图，每图都配以题咏，用不同的字体刻成，置于次叶的前半叶。题咏的形式，或诗或词或文，都列有一行由三字至八字组成的标题。

题咏的标题和插图的标题，有同有异。同者二十，异者十七。其异者，列举于下：

题 咏	插 图
鲁达打镇关西	智深怒打镇关西
花和尚倒拔杨柳	花和尚倒拔垂柳
汴京城杨志卖刀	汴梁城杨志卖刀
智取生辰杠	吴用智取生辰杠
私放晁天王	宋江私放晁天王
毒鸩武大	金莲毒死武大
浔阳楼题反诗	浔阳楼宋江题反诗
劫法场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假李逵剪径相遇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双用连环计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时迁盗甲	时迁盗雁翎锁子甲
大破连环马	宋江大破连环马
吴用赚玉麒麟	吴用计赚玉麒麟
燕小乙救主	燕青救主射公人
翠云楼放火	时迁翠云楼放火
柴进簪花入禁院	(无题)
夜渡益津关	智深夜渡益津关

同者从略。

除第二十八图的题咏外，其他三十六首题咏，都没有署作者的姓名。唯独第二十八图的题咏，一首七绝，署“无知子”作。无知子当然是化名。不知他姓甚名谁？

在插图和题咏的标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几个特殊的标识，同样也意味着，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属于同一版本。

七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钟批本《水浒传》的序文约写于明代天启四年至五年（1624—1625）之间。

（二）它的刊行，也在这个时间。

（三）钟批《水浒传》的日本京都大学藏本和神山闰次藏本可能是相同的两部书。

（四）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属于同一版本。

（五）现存三种钟批本，都是四知馆刊本。

（六）四知馆刊本是利用积庆堂刊本的旧版重印的。

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是全同的。但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就是日本藏本的扉页（标明“四知馆梓行”字样）已然脱失^⑥。此外，至少还有两点差别：

1. 扉页之后和正文之前的次序，巴黎藏本为：序文，目录，《水浒传人品评》，插图；日本藏本则为：序文，《水浒传人品评》，目录，插图。可以看出，目录和《水浒传人品评》的顺序互为颠倒。这应当是装订上的错乱，不足以推翻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属于同一版本的论证。

2. 日本藏本和巴黎藏本书叶此有彼无的现象，上文第三节已列举过日本藏本缺叶的例子。现再补充一个巴黎藏本缺叶的例子。巴黎藏本第二十四回第二十五叶前半叶已脱失，而日本藏本

仍保存着。这半叶当为积庆堂旧版所原有，也为四知馆重印时所原有。巴黎藏本脱失的原因恐怕是为后人所撕去。这半叶正好描写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云雨私情，所以被某位读者或收藏家不容情地消灭了。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的其他中国古代小说书籍中，也曾屡屡出现类似的痕迹^⑩。

一九八五年六月

注：

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北京。

②《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

③《水浒全传·序》，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北京。

④《水浒传的演变》，185页，200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北京。

⑤《中国通俗小说书目》，213页。

⑥《中国文学研究》，下册，1283页至1284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北京。

⑦《古典小说戏曲丛考》，3页。作家出版社，1938年，北京。

⑧《水浒全传·序》，5页。

⑨《水浒全传》，10页。

⑩《关于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文献》第十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北京。

⑪《文献》第十五辑，51页。

⑫见《东观汉记》卷二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清代杨潮观曾谱为《东莱郡暮夜却金》杂剧，并在小序中说：“思祖德也。”

⑬下文所引，已略去了回前诗七律一首。

⑭钟批本的底本为容与堂刊本。参阅拙文《钟批本水浒传的来源》。

⑮补刊的其他两叶例外。

⑯详见上文第三节的论述。

⑰我所使用的巴黎藏本的缩微胶卷，系美国友人浦安迪教授所赠。谨在这里再一次向他表示谢意。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